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日瓦格医生

〔俄〕 帕斯捷里纳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日瓦格医生

〔俄〕 鲍里斯·帕斯捷里纳克 著
韩 爽 译

责任编辑:张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瓦格医生/[俄]帕斯捷里纳克著;韩爽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4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谢凯军主编)

ISBN 7-204-04606-4

I.日… II.①帕… ②韩…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538 号

日瓦格医生

[俄]帕斯捷里纳克 著

韩爽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雁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5 字数:416 千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204-04606-4/I·832 第二辑总定价:1990.00 元

出版说明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和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这套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辛勤汗水的丛书,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图书馆馆藏的稀世珍品 44 部。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之手,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创造物,都在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虽经一代代学人无数次的解读和阐释,却似乎永远也难以穷尽。它们虽经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洗汰,却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丧失其思想的魅力,反而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不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朽价值的光彩。

它们以闪光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解读历史,剖析人性,或揭露病态社会政治,或讽刺险象人生,或宣扬不可压抑的人类欲求,真切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三原本色。

无论历代统治者怎样残酷地试图毁灭这些智慧的巨著,它们都不曾自生自灭,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世界各地,启迪思想,慰藉灵魂。我们坚信,这套惊世骇俗丛书一定能以其博大的内涵,带给您超凡脱俗之美和震撼灵魂的感受。

编 委

二〇〇一年三月

这部小说通过一位医生在俄国大革命时期的遭遇与所见所感,向读者展开了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俄国有产阶级中的普通人的心灵史,从这一侧面来观照这段恢宏的历史。

主人公日瓦格医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身份和即将到来的革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抱着自我牺牲的心志勇敢地迎接革命,同时为自己的阶层的没落而痛苦不堪。他是个人道主义者,也是个有勇气的革命者,本书通过他的视角从这两个角度对俄国革命及新政权做了大胆而独特的剖析和评论。

此外,书中交织着他与三位女子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在革命与战争中的心志与表现,是一部历史的,也是个人的,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主人公尤拉也就是日瓦格医生,父母早亡,寄居在别人家里。少女拉拉被父亲的朋友科马罗夫斯基诱奸,无意中尤拉与拉拉相遇,拉拉婚后丈夫从军,她也去作了随军护士,尤拉也被伍兵作了军医。尤拉与拉拉相识并互有好感。白军战败,尤拉逃回莫斯科,一家人准备到乡下避难。在尤里亚金市尤拉再次与拉拉相见,却在回家途中被红军游击队俘虏了。等他逃出游击队才知家人被驱逐出俄国,到了巴黎,尤拉继续与拉拉生活在一起,却被革命形势所威胁,两人决定到瓦雷金诺去避难。这时科马罗夫斯基再次出现,骗拉拉说她的丈夫已被处决,让他们随他去海参崴。拉拉走后,尤拉与她的丈夫见了面,不久他就自杀了。尤拉又回到了莫斯科,又娶妻子,一天心脏病发作死在大街上。拉拉回到莫斯科,为尤拉整理手稿,后来失踪了。日瓦格医生的故事也就此告终。

日瓦格医生

他们一边不停地走着,一边唱着名为《永不忘怀》的哀歌。

脚步声，马蹄声和飒飒的风声好像在接替人们的歌喉，为死者哀悼。过路的人都让路给送葬的队伍，手上划着十字，心里数着花圈的个数。有的人好奇心强，就跑到队伍里去询问：“这是给谁出殡啊？”“日瓦格。”“是他呀，怪不得呢！”“不是日瓦格，是他的女人。”“还不是一样吗？都是上帝的安排，丧事的排场可不小。”

最后的时间所剩无几，却也无可挽回，最终它还是溜走了。神甫的声音回荡着：“上帝的意志和主的土地，宇宙世界和芸芸众生。”他划着十字，随手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把土。唱完《好人的灵魂》，大伙开始忙了，盖棺钉牢，放入墓坑，四把铁锹上下翻飞，泥土迅速填满了墓穴，并在上面堆起了山包，踏上去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隆重的葬礼已接近尾声，通常这时候，送葬的人都会陷入精神上的疲惫状态，以致于都觉得这个站在母亲坟上的男孩子有话要说。

只见他抬起头，神情恍惚，看了一眼荒凉的旷野和修道院的尖屋顶，他的脸上长着翘翘的鼻子，此刻忽而变得难看之极，他还直挺挺地伸长了脖子。谁都知道，如果是一头狼保持着这种姿势，那么它一定是立刻要嚎叫了。这孩子把脸藏在双手下，再也控制不住，嚎哭起来。乌云飞来，带过一阵急雨，冰冷的雨点就象蘸了水的鞭子，无情地抽打在孩子手上、脸上。这时候，一个人走到坟前，他一身黑衣，狭窄的袖子上环绕着褶皱布边。这个人就是死者的兄弟，也就是男孩的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他曾是个神甫，已自愿还俗了。这个人领着孩子离开了墓地。

晚上，他们就住在修道院的一间小房子里，这还是有赖于舅舅的面子。这一夜正是圣母节的前夕，而明天，男孩就要随

舅舅向南远行,到伏尔加河畔的一个省城去了。尼古拉神甫在当地有工作,是在一家办过进步报纸的书局里。行李已经捆好,放在小单间中,车站离此不远,正在调车的火车头鸣着汽笛,传来一阵阵如泣如诉的声音。

夜里,天气突然转寒,两扇落地窗外,是围种了黄刺槐的寥落的小菜园,菜园对面是大路上结淡的水坑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刚刚入土的墓地。菜园里空空如也,只剩下几畦白菜,冻得打蔫发青。冷风吹过槐树丛,那些光秃秃的枝条狂乱地摇动着,压向路边。

是夜,尤拉被敲窗的声音惊醒了。只见一道晃动的白光将幽暗的小单间照得亮堂堂的。尤拉披了一件衬衣,跑过去把脸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窗外看不见道路、墓地和菜园,有的只是风雪。风在院子里咆哮,雪在空中狂舞。仿佛是暴风雪刻意地表现自己的暴力,尽情地嚎叫以加强给尤拉造成的印象,并因此而自我欣赏着。白毛毯一般的雪连绵不绝地从天而降,就像件件寿衣,裹着大地的身体。此时此刻,统治这个天地的,只有威力无敌的狂风暴雪。

尤拉爬下窗台,一心想着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做些什么。他心中充满了忧虑,担心修道院的白菜会深埋雪底,就此毁掉;更担心自己的母亲被大雪积压在荒凉的野地,却对此无能为力,只怕要离小尤拉越来越远,而在地下沉睡得越来越深了。尤拉这样想着,泪水又流了下来。

舅舅醒过来,讲基督的故事给他听,抚慰他,之后打着呵欠慢慢走到窗前陷入沉思。天渐渐亮了起来,他们穿上了衣服。

尤拉在母亲生前并不知道自己和母亲早就被父亲遗弃了。他父亲一个人在西伯利亚各城或国外拈花惹草,风流快

活，花钱如水，巨额家资被他挥霍一空。尤拉常常听说，他的父亲时而出现在彼得堡，时而是一些小镇，而最常出现的地方是伊尔比特集市。

母亲本已百病缠身，后来又得了肺病。开始她到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方去治疗，尤拉曾经陪她去过两次。就像这样，在不安定的环境中，在一连串解释不清的事件里，在变换不停的陌生人的照料下，尤拉度过了童年。对于这些变化他已经习惯了，而在无休止的不安定的情况下，父亲不在身边他也就见怪不怪。

不过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夹，甚至有日瓦戈甜饼，那是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形的点心。另外，无论身在莫斯科的哪条街，只要对车夫喊一声：“到日瓦戈公馆！”那就意味着说：“到最远的地方去！”车夫就会赶着小雪橇把您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周围是一处幽静的园林，乌鸦落在低垂的云杉枝杈上，扑打着树上的寒霜。它们“嘎、嘎”的聒噪，仿佛干枝断裂的脆响，传送到四面八方。林间小径后面有几幢新房子，几条纯种猎狗从中间跑出来，越过了大路。新房子那边，已经亮起了灯火。天色暗下来了。

忽然这所有的都幻灭了。他们家破产了。

一九〇三年夏季，一辆四轮马车载着尤拉和舅舅，顺着田野驶向杜普梁卡那纺丝厂主、知名的艺术赞助者科洛格里沃夫的领地，他们去拜访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

此时恰逢喀山圣母节，也正是忙着收割的时候。可能正

赶上吃午饭的时间,或许是因为过节,田野里一个人影也没有。还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在阳光暴晒下,就像是剃了一半头发的犯人的后脑勺。小鸟在田野上空飞来飞去,没有一丝风,小麦秆挺立在地里,垂下麦穗。离大路远些的地方堆起了麦垛,如果多盯上一会儿,就会觉得它们就像是些丈量土地的人,正在沿着地平线走来走去,时不时地在本子上记下数据。

“那么这一片地呢?”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问书局的杂工兼门房帕维尔,帕维尔侧过身子坐在驭者的位置上,弓着腰,两腿交叠,这表明他不是专职的车夫,赶车并非他份内的事。“这片地归地主还是农民?”

“这一片归老爷们。”帕维尔答着话,点着了烟,“那边的一片地,”说着猛吸了一口,直到烟头闪出了红火,又停了半天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地说,“才是农民的哪。驾!这牲口又睡着了!”他不时地对马吆喝着,又不住地也斜着眼看马背和马尾,就像火车司机不停地看气压表一样。这两匹牲口也和天下所有拉车的马一个样,辕马憨厚老实一丝不苟地跑着,拉边套的马不明所以,十足像个懒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来了一本书的校样,那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书。由于书刊审查制度越来越严,书局要求作者重新审阅校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乡下的老百姓造反了。有个做买卖的人在潘科夫斯克乡被杀了,连地方自治局的种马场也被烧了。对这些事,你有什么看法?你们乡里的人都怎么说的?”

原来帕维尔的看法这么悲观,比那个一心想打消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对土地问题的热情的书刊审查官更甚。

“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这都是因为对老百姓太放纵了,宠

坏了。对待我们这些人能这样吗？要是顺着农民来，这些人会自己互相掐着脖子，我敢向上帝发誓。驾！又睡着啦？”

这是舅舅和尤拉第二次到杜普梁卡去。尤拉还以为他会记得路。田野向两旁延伸开去，越来越远，前后一望仿佛被树林镶上一条细边，每当这个时候他觉得马上就能认出那个地方，从那儿起大路应该朝右转，之后展现在眼前就是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还有远处那条闪闪发亮的河以及对岸的铁路，过不了多久这一切又会从视野中消失。然而，他每次都认错了。接连不断田野的四周是一片又一片的树林，大片大片的田野变幻莫测，引人遐想未来，并对此深思。

尽管那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还没有写出一本能让他成名的作品，不过他的想法却恰恰产生于这个时候，并已日臻成熟，只是他还不知道罢了。而他毫无疑问属于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而且将会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所考虑的所有问题都在他的思考之列，但是除了那些通用的术语外，他同他们根本不一样。那些人们都不求甚解地信奉某些教条，咬文嚼字，抱残守缺。然而尼古拉神甫精通神学，对托尔斯泰主义及其革命有过深刻的体验，并且继续着不断的探索。只有那些令人欢欣鼓舞、指明前进的道路，改良现世的思想，才是他所热心追求的。这些思想有如闪电横空出世，如雷鸣轰然大作，即便是幼儿和文盲都可听得见。这些全新的观念吸引着他，他如饥似渴地追求着。

尤拉非常乐意和舅父呆在一起，舅舅崇尚自由，这一点和妈妈一样，他们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没有任何成见，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们同样都具有非凡的洞悉力和最直截了当的表达能力。

尤拉很愿意让舅舅带他到杜普梁卡去。那个地方风景优

美能让他想起热爱自然、经常带他散步的妈妈。此外使尤拉高兴的是,又可以见到寄居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的中学生尼卡·杜多罗夫了。因为尼卡比他大两岁,尤拉觉得自己可能被他看不起,每次问好,尼卡总是握住手使劲往下拉,低垂着头,任由披下来的头发遮住前额乃至半张脸。

“赤贫问题的关键之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读着已经修改过的稿子。

“我看,这个地方改用‘实质’比较恰当。”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就改了校样。

凉台上装了玻璃棚子,他们就在这里昏暗的光线下修改着稿子。喷壶和园艺工具随地乱摆着,一把破旧的椅子的靠背上搭着件雨衣。一双水靴立在墙角,上面沾了干泥巴,靴筒耷拉到地上。

“同时,死亡与出生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口授着。

“统计年度也应加上去。”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写。

有风吹过凉台。于是他们用花岗石块压在小册子的书页上,以免让风掀动。

一修改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要回家去。

“雷阵雨要来了,我得赶快回去。”

“没有的事,我可不许你走。我们马上喝茶。”

“我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回城里去。”

“我不管,你说什么也没用,”

煮茶的煤烟味从房前小花园里刮进来,冲淡了烟草和茉莉花的香气。仆人们端着奶油、浆果和奶渣饼从厢房前走过去。帕维尔到河里洗澡去了,顺便牵走了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没了法子,只好留了下来。

“趁着他们准备茶点，咱们爬上悬崖看看吧，在那儿的长凳上坐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建议。

凭着多年的交情，伊万·伊万诺维奇便占用了富有的管家科洛格里沃夫住的两间厢房。这幢小屋子前有个花圃，位于大花园的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门前的半圆形林阴路杂草丛生，如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只有一些废弃的砖石料，这是垃圾车往沟谷里运时掉下来的。科洛格里沃夫是个思想开明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现在正同妻子旅居国外。只有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帕还住在庄园里，此外就是一位家庭女教师和几个仆人。

黑绣球花郁郁葱葱，密结成一道篱笆，把管家的小院从整个花园、池塘、草地和东家的住宅隔出来。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沿着这道开满鲜花的篱笆走进来，每走过等距的一段路，就会惊起一群规模相似的麻雀群，飞出绣球花丛，和谐的鸟鸣激荡着，使这道篱笆荡起一片和谐的啁啾声，仿佛在他们前面有一条管道，里面奔涌着潺潺的溪水。

他们走过暖房、园丁房和一座不知作什么用的石屋的废墟。

“世上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只是，目前盛行的小组和社团虽然名目繁多，却都是庸才的组织，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无论信奉什么索洛维约夫也好，康德也好，马克思也好，都与真理无缘。寻求真理的只能是独自探索的人。值得信仰的东西少之又少。我认为应该忠于不朽，这才是更强有力的生命。而只有忠于基督！才能保持对不朽的忠诚，唉哟，您又皱眉头了，可怜。您还是一个字也没听明白。”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应了一声。又细又卷的浅发和两

撇胡子令他看起来很像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总爱把胡子捻成一缕,用嘴唇去凑近它的两端)。“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您知道,对这类事我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了,我早就想问您,为什么会被免去教职?能告诉我吗?因为胆怯吗?开除出教了吗?”

“您没有必要转移话题。就是开除出教又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可说的,诅咒这些也是无用了的。总之是碰上了几件倒霉的事,到现在还脱不了干系。比方说,还得有那么一大段时间不让我担任公职,也不许我上京城去。不过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刚刚说过,要忠于基督,现在就详细说说为什么要这样。您还不能理解,一个人哪怕是无神论者,不关心上帝是否存在及其因由,却有必要了解,我们是历史的人,而不仅仅是自然的人。按照当前的理解,历史始于基督,其根据就是《新约》。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历史就是对死亡的解释以及为了战胜它而进行的探索在时间长河中的积淀与确定。为了这个,数学上的无限大和物理上的电磁波才为人类所发现,交响乐才被创作出来。缺乏一定的热情是不可能有所发现和创造的。要有所发现,就得有精神准备,福音书里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首先,就是对亲人的爱,也可以说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盈于心灵,不断寻求着释放的机会。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两个基本要求:个性自由和勇于为理想奉献生命的观点。注意了,这是迄今为止最新颖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远古没有历史可言。那时,只有因天花而麻脸的罗马暴君在兴风作浪,那些残忍无耻的家伙丝毫也意识不到每个奴役别人的人都有多么愚蠢。那时所有的,只有被青铜纪念碑和大理石圆柱所夸大的僵死的永恒。只有基督的降生,才使时代和人类得以自由地呼吸。只是在

他以后，后代人的生命才开始有了意义，人不再毫无价值地死去，而是终老于自己的历史之中。死于为了战胜死亡而从事的热火朝天的劳作之中，为了这个主要的任务不惜献出生命。唉，俗话讲得好，说者卖力气，听者不留心！”

“你说的是玄学，我的老兄。医生禁止我谈玄论道，这不合我的胃口。”

“愿上帝保佑您。算了，您可真够幸运的！这儿的景色真美，简直叫人看不够！可惜您住在这儿的时间长了，竟浑然不觉了。”

河面上的光景令人目眩神迷。河水在阳光下匆匆流淌，起伏不停，如同一块整体，突然间又皱起一条条波纹。一条渡轮满载着车马和农人，从这边驶向对岸。

“没想到刚过五点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您看啊，那列快车是从塞兰兹开来的，每次都在五点零几分经过这里。”

向平原远远望去，一列黄蓝相间的火车从右向左开去，在这边看来，只有那么一丁点儿。这时，他们发现列车突然不动了。紧接着白色的蒸汽从机车上方一团团地冒出来。稍后，就听到了那里传来的警笛声。

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真奇怪，可能出事了。那列车怎么会停在那片沼泽地呢？肯定是出事了。咱们先回去喝我们的茶吧。”

尼卡不在花园里，屋子里也没有他的踪影。尤拉猜对了，他是故意躲开的，大概是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吧，况且他也没把尤拉当作他的朋友。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凉台上干活去了，这给尤拉创造了机会，他可以一个人在房子

附近闲逛了。

这地方太迷人了！黄莺的歌声不绝于耳，那用三种音调唱出的歌，清脆响亮，顿挫分明，沁人心脾，又仿佛渗透了四野的每一个方向。暑气仿佛锁住了花香，它们迷了路，滞留在空中，凝聚在花坛上。这使人不由得想起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那些避暑村镇！尤拉东游西荡，左右穿梭，悦耳的鸟啼和暗哑的蜂鸣，令他似乎听到妈妈的声音在草地上空飘扬。尤拉浑身颤抖，老是有一种幻觉，就象听到了母亲正在回答他的呼喊，召唤他到什么地方去。尤拉不停地走着，走过稀疏洁净的树林，走下长满赤杨树丛的谷底。这里潮湿而晦暗，地面上到处是倒卧的树木和掉下来的果实。没什么花，枝节横生的荆树枝杈很像他那本《圣经》的插图里面的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标和拐杖。尤拉渐渐悲从心来，情不自禁地想哭。他跪伏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上帝的天使，我的神圣无比的守护神，”尤拉在祷告，“请引导我的智慧走上通往真理的道路，请告诉妈妈，我一切都好，让她不要牵挂。如果人真的有灵魂，上帝，请让妈妈进入天国，在那里她能够见到圣徒们星辰般永恒闪耀的圣容。妈妈多么善良啊！她绝不会是罪人。主啊，发发慈悲吧，不要让妈妈受苦。妈妈！”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他仰天呼唤，仿佛呼唤上帝身边一个新的圣徒。他再也支持不住，突然昏倒在地。

没过多久，他悠悠醒转，听到舅舅在上边的什么地方叫他。尤拉应了一声，便向上走去。此刻他忽然想起来，刚才他忘记了像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给他的那样为自己的父亲祈祷，尽管他已杳无音信。

经过短暂的昏迷，他觉得身心轻快，他可不愿失掉这种感觉。于是想，如果下次再替父亲祈祷，也不会有什么不好。

“他会耐心等着的。”尤拉这么想着。父亲，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从奥伦堡来的中学生米沙·戈尔东和他的父亲戈尔东律师此刻正坐在火车的一间二等卧车厢里。这个男孩子十一岁，读二年级，在他沉思的面孔上嵌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是到莫斯科工作，儿子随他去莫斯科上中学。母亲和姐妹们已经早一步到了那里，正忙于布置新房子。

男孩和父亲已经在火车上呆了两天多。

骄阳似火，在灰白的尘雾中，只见车窗外的城市、村庄、田野和草原，飞掠而过。笨重的大车在大路上络绎不绝地行驶着，慢腾腾地拐向铁道路口，从飞驰的列车上看去，车队仿佛一动不动，马匹就像是在原地踏步。

列车每停在一个大站，乘客们便赶忙跑向小卖部，夕阳透过车站花园的树林照到他们匆匆来去的脚步，照亮车厢下的车轮。

个人的本来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独自的活动，在生活洪流的冲击汇聚之下，变得混沌不清。切身利益驱使着人们日复一日地操心、忙碌。可是如果没有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来调节，这种切身利害的驱使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超脱感来自人与人不可避免的关联，来自对处境可以改换的信念，来自一种幸福感，那就是除了埋葬死者的大地还有另外的某个地方发生着这一切事物，这地方有人叫作天国，有人叫作历史，还有一些其它的名称。

对这条规律来说，这个男孩却是个充满伤痛的例外。他始终陷入忧郁，即使没什么事他也无法轻松和振作。使他痛心的是他自知身上有来自某些人的特性，一种神经过敏的警

觉时常在自己身上寻找征兆,这让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

自记事起他就开始有种奇怪的感觉,为什么有的人体质发育得同旁人一般无二,言语、习惯也并无异常,却无法和大家一样,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欢迎,却要遭到更多人的嫌弃。如果生来低人一等,这种处境便永远不可能改善,对此他是无法理解的,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还要活着?这个名称只会带来痛苦,对此他们简直是无能为力的,又有什么公正可言呢?

当他请求父亲告诉他这些问题的答案,父亲便说他的出发点荒谬的,不可以这样判断事物,但也提不出能让米沙认为深刻并为之折服的想法,所以米沙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问题。

因此,米沙渐渐对成年人充满了蔑视,除了他的父母,成年人自己把事情弄糟而又无力收拾。他相信,长大以后他一定会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

比方说眼前这件事,他父亲向那个冲到车厢门口的精神病人紧追过去,有谁能判断他的这个举动不对呢。那个人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一拉开车门,就像个跳水运动员似的从快车上跳到路基上,来了个倒栽葱,又有谁能说他当时不应该让火车停下呢。

正因为扳了紧急制动闸的恰恰是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结果火车才这么莫名其妙地停了。

火车耽搁下来的缘由没有一个人清楚。有人说是突然停车使气动刹车装置坏掉了;也有人说是列车停在一个坡道上,又没有冲力机车所以无法启动。这时又有另一个消息传来,说死者很有地位,他的随行律师要求作调查记录,这就要到这里最近的科洛格里沃夫卡车站去找几位见证人来。因此司机助手爬到电话线杆上去了,大概检道车已经来了。